

“中烟标”与红色收藏

■ 刘民

“中烟标”是烟标收藏界的一个专有名词,意指烟标上署名非某个具体的卷烟厂,而是“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这个总名称。“中国烟草工业公司”成立于1963年,结束于1969年。如果不知道这段历史,光看烟标实物,会以为那时全国只有一个卷烟厂。

由于“中烟标”产生于“文革”初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全国上下受“个人崇拜”影响,出现了铺天盖地的“红海洋”。“中烟标”在牌名选用、烟盒设计等方面自然将毛泽东同志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虽然由于使用环境、旧烟盒处理等限制,烟标上没有出现毛泽东本人的形象,但相关的题词、语录、诗词、历史、寓意却比比皆是,形成了一个大的红色收藏系列。

“红海洋”特色烟标

《东方红》这首颂歌当年家喻户晓。“东方红”烟标的设计体现的就是歌曲的基本寓意——一轮红日升起在天安门上,广场上红旗招展。副标上“最高指示”是:惟有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再加上“毛体”金色牌名、通体形红的颜色,使这枚烟标成为“红海洋”的最成熟标本。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代代红”“朝阳”“向阳”“忠”“永红”“红卫”“红满天”“全国一片红”等牌名。

这类烟标较有特色的当属以下几种:一个是“自力”,标面上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为了体现毛泽东“自力更生”的伟大思想,在副标安排了一组工农兵形象雕塑,其中工人手持“红宝书”占据中心制高点,农民和军人也都手捧《毛泽东选集》,象

征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一个是“公字”牌,倡导“大公无私”,“公字”的设计为一圈向阳花环绕的毛泽东著作单行本:《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副标上特地点出“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还有一种“劳动”牌(现在仍有这个牌名),为了突出当时的红色气氛,将整个烟标设计成鲜红色。“航行”牌也是这种设计思想:大海航行靠舵手,大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指点江山一支笔

毛泽东的书法大气磅礴,挥洒自如,笔者检阅了手中的“中烟标”,发现运用毛泽东书法最多的当属“咏梅”牌。它将整首毛泽东诗词《卜算子·咏梅》搬上了烟标,白底的烟标衬上怒放的红梅和诗词使这枚烟标十分典雅。可惜的是百密一疏,牌名未用“毛体”。

使用“毛体”的“中烟标”很多,如“海滨”牌,在青岛海滨浴场的画面上方加印了“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的题词。“长缨”牌,用的是毛泽东《清平乐·六盘山》词意,“长缨”二字摘自原词手迹“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还有紧跟形势,从“烟斗”牌改为“战斗”牌的烟标,那“战斗”二字也是采自毛泽东的题词。创牌多年的“经济”烟,也加上了毛泽东给陕甘宁人民的题词手迹“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此外还有“火炬”牌上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是毛泽东手书。

比比皆是“语录”标

要说“红海洋”意象最充分的,那就是“中烟标”里的“语录”标了,大约能占到总数的1/5。

其中最常见的是“加字”标,即原烟标设计中没有毛主席语录,语录是在印刷时临时



加上去的,由于不在设计理念中,所以加什么、怎样加都显得比较随意,给人信手拈来的感觉。比如上面提到的“海滨”牌,类似的还有“红玫瑰”牌,凭空加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非常突兀。“迎春”标,莫名其妙地加上“要斗私批修”的语录。

其次是套标,比如大家都熟悉的“黄金叶”标,图案、颜色、设计都相同的情况下,副标上的毛主席语录多达12种,最短的17字,最长的40多字。颇有名气的“葡萄”牌,是以“最高指示”的名义加“语录”,算下来也有14种之多。“先锋”牌语录标有13种。“万里”牌,正标为国产“红旗”轿车,副标上的语录有13种。另外还有一种套标是图案相同,语录也相同,但用的底色不同,整套标摆在一起赤橙黄绿,煞是好看。最著名的“沙家浜”牌,主标为

芦荡里的新四军伤员,副标是最高指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5种颜色为一套。

当然还有大量的单枚烟标,也都将毛主席语录作为标面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满天”“大铁桥”“东风”牌上的“抓革命促生产……”,“狼牙山”牌的“人民,只有人民……”,“太阳”牌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星火”牌上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朝阳”牌上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大丰收”牌上的“为人民服务”等。

“中烟标”设计中的红色元素,是一段独有的历史记录。现在再来欣赏当年的烟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单从艺术效果、包装效果来看,这些烟标的可取之处委实不够多,但若从忠实反映历史的社会学角度看,“中烟标”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戈壁滩上“云烟”飘

■ 赵业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克拉玛依戈壁滩上工作和生活过一段日子,戈壁滩上飘逸的“云烟”香,成为一抹艳丽色彩。

在井队里,十几位工友来自五湖四海,每天队里都是南腔北调。除了借助于燥热的烈酒和辛辣的莫合烟,熨慰男儿的性情外,我们还能在空旷无际的戈壁滩上,找到怎样的生活情趣呢?

在井队工作时间最长的当属“小云南”。由于彼此家乡相邻、乡音相近的缘故,我俩便成为了无话不谈的“二人帮”。

我们的饮品,除了酒外只有从千里之外运来的生活用水。小云南过生日的这天,他竟然以烟代酒回敬工友们的祝贺。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小云南神秘地取来珍藏的挎包,从中掏出大半包的“云烟”,撒给每位工友。不一会儿,一股久违的香气扑鼻而来,满载着惊喜溜进我的心扉,这样一身惬意的享受时刻,真值得一生回味。

当多数的工友们酒足饭饱,七横八竖时,贪恋烟的我没有与他们为伍。最为清醒的小云南这才有了兴致回答我酒前的疑问。原来,小云南的烟是家乡女朋友托人捎来的。在“平沙茫茫黄入天”的世界里能品味到如此美妙的“云烟”,想来不是人人都有这机遇的。

接下的日子,我放弃了喝惯了的烈酒,钟情起“云烟”来,虽因为数量有限,不舍吸食,只能把它从鼻子前拭抹一下……每当我躺在夏夜的戈壁中,夜空闪烁着流星,有一根烟相伴,我自然而然地体味着一份自尊和骄傲的心境。

回到家乡后,我时常回忆起戈壁滩上的生活,除了工友们之间深厚的情感,小云南的可爱,还有对“云烟”的牵挂。与家人和朋友说起“云烟”时,我饶有兴趣,并乐此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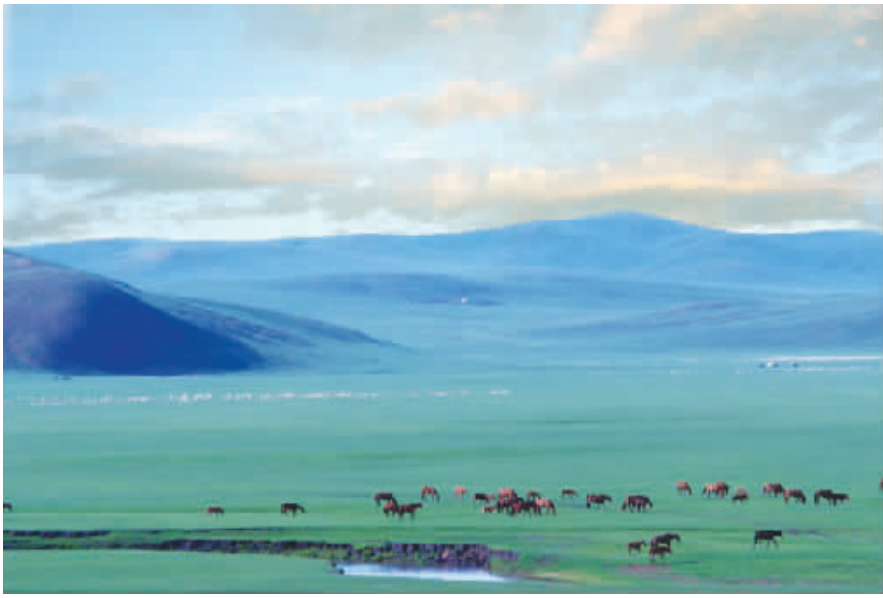
前不久,我见到了刚从戈壁滩上退休的小云南。他说,如今井队上的工友们每人手揣一盒“云烟”,无论是疲倦、沮丧,还是想家挂牵儿女时,都像我那样不吸只嗅地找到慰藉。他还说,在戈壁滩闻烟的人跟我一样,即使是人离开了,心却还在戈壁,总是忘不掉那戈壁上的黄沙,还有“云烟”的清甜香……

袁世凯与烟草史上的“三个第一”

■ 曲振明

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1859年9月16日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其早年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赴朝鲜任官。1895年,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1898年,出使德新派,换取慈禧太后的宠信,使戊戌变法毁于一旦。1899年,任山东巡抚,勾结德国侵略者血腥镇压义和团起义。1901年,继李鸿章,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1903年,出任会办大臣,主持训练新军,成为北洋军阀的魁首。1908年,被摄政王载洋罢职还乡。1911年,受命内阁总理大臣,施展反革命伎俩,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后1913年,密谋刺杀

唱起歌儿卖香烟



■ 游绍宇

呼伦贝尔是内蒙古乌兰浩特卷烟厂的代表品牌,后来经过品牌整合,更名为云烟(呼伦贝尔绿)。

回想起5年前呼伦贝尔作为一款新品烟来到了我的店铺,在客户经理的引荐下,我一下订购了5条。一个月过去了,我才卖出3包烟,我的心里很焦急,如何才能打开它的销路,我一时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时光在悄悄流逝,销路仍无起色,我在苦苦地思谋着营销策略,寻找商机。

乌兰浩特紧靠东北,距离鄂尔多斯大约1300公里,鄂尔多斯人喜欢抽呼和浩特卷烟厂生产的芙蓉烟,难道是地域的差异,鄂尔多斯人不喜欢这个烟的口味吗?为什么陕西的好烟,北京的中南海烟,河北的钻石烟等许多外省的烟,鄂尔多斯人不是照样抽得上好吗?看来,我对呼伦贝尔的文化内涵和产品特点缺乏细致的了解,于是,我找来云烟(呼伦贝尔绿)的有关宣传资料,通过网上查询,认真研读,制定了一个

向外地游客销售的可行方案,5条呼伦贝尔很快销售一空。

云烟(呼伦贝尔绿)在我的店铺上市的第二个月,时令已进入了8月。8月的鄂尔多斯秋高气爽,蓝蓝的天空下水草丰美,羊群好似白云飘,全国各地的游客纷纷来到鄂尔多斯观看成吉思汗陵那达慕大会表演,而我的烟酒零售店处于市区繁华路段,紧邻鄂尔多斯最豪华的三星级大酒店,下午,许多游客返回市区住进了我紧邻的三星级大酒店。

傍晚时分,这些游客们吃过晚饭,漫步在鄂尔多斯街头,我抓住外地游客购买内蒙特产的心里,我在烟酒店门前撑起了两把巨大的太阳伞,摆上桌子和凳子,我请他们免费品尝桌上打开的呼伦贝尔烟,发放宣传资料,我一边和游客们品茶一边以聊天的方式宣传云烟(呼伦贝尔)。

云烟(呼伦贝尔绿)采取人工选叶及低温低湿的原料处理保证烟叶原料的质量和配方均匀性,并采用专属工艺带来全方位的精细化加工,精选国内外优质烟

叶,辅以科学合理的天然香精香料优化卷烟香气特征,该产品显露优美的烟草本香,香气细腻、品质纯正、淡雅飘逸、自然醇和、柔绵津润,体现“细”、“柔”、“净”的高雅风格。

云烟(呼伦贝尔绿)的包装极富魅力,背面那朵红色的杜鹃花代表了呼伦贝尔的文化内涵,正面的图案上蓝蓝的天空,朵朵白云在飘荡,天边一片辽阔的大草原,额尔古纳河缓缓在流淌,草原母亲我爱你,美丽的呼伦贝尔我的心爱,我的思念。

说到动情处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深沉,沧桑、厚重感很强的具有草原名族风格的抒情歌曲,游客们听着我声情并茂的演唱,都竖起了大拇指。

唱起歌儿卖香烟,游客们听完我的演唱,一个月都卖不出去的5条呼伦贝尔被他们抢购一空。

俗话说,有烟无火急死人。买一包呼伦贝尔烟送一个打火机,买一条呼伦贝尔烟送一个打火机,另外再赠送一盘《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磁带,外地游客争相购买,受游客的影响,鄂尔多斯人也不示弱,主动购买呼伦贝尔烟。那个夏天,我采取这种方法销售了许许多多的呼伦贝尔烟,而且还带动了其他商品的畅销,如内蒙古特产风干牛肉,奶酪奶酪,常常是供不应求。

云烟(呼伦贝尔绿)不但是外地游客的心爱,也是鄂尔多斯人的首选品牌,它已是我店的畅销卷烟,为我的销售收入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每天在店里忙碌,常常会唱起《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充满浓郁名族风格的歌曲,歌声拉近了我与游客们的距离,歌声给我带来了美好的新生活,唱着这首歌,呼伦贝尔的销量在直线上升,飞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欢迎您,远方的客人,我在草原等你,陪你一起看草原,我把悦耳的歌声献给你。

之势。但由于公司掌权的封建官僚营私舞弊,负债累累,开办不到4年,便宣告破产。

第三为实行全国烟酒公卖。袁世凯窃取民国大总统以后,挥霍无度,后来又图谋称帝“尽耗于无形之暗支”。为弥补财政亏空,财政总长周学熙及其幕僚倡议国家管理烟酒公卖。这项建议得到袁世凯的同意,于1915年5月批准公布了《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特设全国烟酒公卖局。这是中国第一次烟草专卖。其实所谓公卖,当时只是增加和整顿烟税,并没有把市场管理起来。

袁世凯所首创的证烟税、办烟厂、实行烟酒公卖虽然出于维护其权力的个人目的,但也为中国卷烟工业和烟草专卖事业奠定了基础,在中国烟草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父亲的“黄金叶”情

■ 许双福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匮乏,人们的收入仅够填饱肚子,嗜烟的男人,农村的,多数抽旱烟袋或者用纸卷的喇叭筒(形似喇叭样子),城里有工作的,抽纸包的香烟,一般价格在一两毛钱甚至几分钱的。我当时只有七八岁,父亲是军人,在北京总部的大院里,父亲喜欢抽“黄金叶”牌香烟,很多部队干部与我父亲一样。

当时,在众多的香烟中,“黄金叶”是受人青睐的大品牌,通体红色,中间是一片金黄色的烟叶很似诱人,每次父亲抽完烟都是我到军人服务社为他买,买烟时,不用我说,阿姨就知道我要什么烟。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父亲调往湖北的房县,到了这里我发现,部队里的叔叔抽的是当地产的烟。父亲却本色不改,依旧“黄金叶”,真是金叶情深,用他的话讲,抽“黄金叶”这么多年,已经有了感情,而且习惯了她的味道,看着彤红中有金色舒服。

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已定居西安,我从部队退伍回来等待安置。父亲在一次开会途中,碰到了已转业多年的军校同学,又曾在一个连队共过事的老战友。谈吐间,父亲知道他现在是一家企业的政治处主任,他告诉父亲,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需要人,不如我就到他那里工作,俩个人一拍即合,我的去向就这样定了。

好不容易将手续按照安置办的要求办好,可是,安置办却把我排除在外,给另外四个人发了通知书,当他们四人到我父亲战友的单位报到时,办事人员将四人全部退回,不予接收,并告知安置办,没有我那三个也不要,或者把全部指标收回,另做处理。父亲知道此事后,带着我整天与安置办交涉,好不容易安置办给了消息,让我们下星期一来办手续。

礼拜一,我和父亲早早地来到了安置办,主任让我们在外面再等等,因为把谁取掉还没定下来,都是关系取谁都头疼。

四月的天气,中午已很热了,我们父子俩在大门外的树下等待,看得出来,此时的父亲很焦急,等了一会儿,父亲说:“给我买盒‘黄金叶’去!”

父亲戒烟有五六年了,看着父亲已不大熟练的抽烟动作,我能体会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黄金叶”,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从我记事起,父亲无论工作调动何处,总是衷情于“黄金叶”,他对“黄金叶”,真是一往情深。

母亲的旱烟袋



■ 菜才喜

“身穿绿袍头戴花,到老被人捆又扎,勒得小脸黄又紫,专和炭火结亲家。”在我们东北,这是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详的一条谜语,其谜底就是“烟”。

东北辽阔肥沃的黑土地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儿时有好多事物在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尤其是那杆旱烟袋。这物件有长有短,一头是烟袋锅儿,另一头则是玉石或玛瑙做成的烟嘴儿。短杆儿的旱烟袋携带方便,一般都是男人下地干农活时带上,而长杆儿的旱烟袋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乡亲不管是下地干活还是到邻居家串门唠嗑,只要有空闲时间就吸上一袋。

每逢春夏时节,东北的黑土地上一片翠绿,那就是每家必种的“关东烟”。秋天,农家小院里一片金黄,那就是人们晒的烟叶。到了严冬,关东人温暖的炕头上,老人们聚在一起,吧嗒吧嗒抽着关东烟,唠着闲嗑。

也许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母亲年轻时就会用旱烟袋抽烟。母亲一生养育我们弟兄七个,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刚刚懂事时,母亲就已有四十多岁,她的脸颊布满沧桑,双手长满老茧。母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起早贪黑不知疲倦地在为我们忙碌着,累了,就坐在炕头上吸上一袋烟,轻松一下;倦了,就再来一袋,提提神。现在,我们弟兄七个长大成人,个个成家生儿育女,一个比一个生活得好。

如今母亲年事已高,跟随了她一辈子的旱烟袋也早已走进了遥远的记忆。